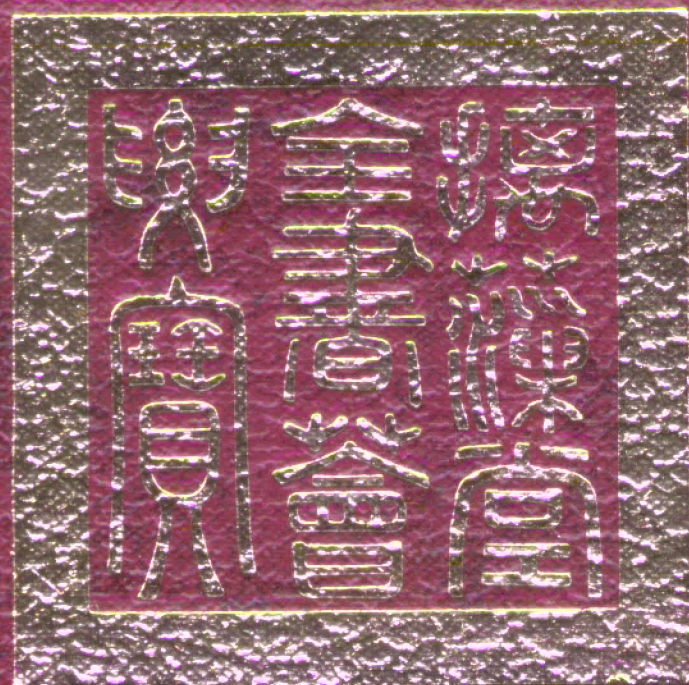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廣雅

四庫全書卷要

文部  
第一三二冊  
列文類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一三二冊  
別史類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通志二百卷（有上下等分卷者以一卷計）總目二卷 宋 鄭樵撰

卷一百十至卷一百二十一 下

二一八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十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三

後漢

楊終 李法 翟酺 應奉子劭霍諝 爰延 徐

璆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李恂 陳禪 龐

參 陳龜 橋玄 崔駰子瑗周燮馮良黃憲 徐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  
卷一百十

穉 姜肱 申屠蟠 楊震子秉孫賜 曾孫

張皓子綱王龔子暢种嵩子岱拂子劭陳球子成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

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

郎建初五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

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

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

違悟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

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及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巳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

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

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貫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後受

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時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

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鑒念前往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廖以就國終兄鳳為郡吏太守廉范為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為范游說坐徙北地帝東巡狩鳳皇黃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賞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夫歲餘上疏以為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為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因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諸身而已矣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政有聲跡後歸鄉里卒於家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以報舅讎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

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懷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

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挫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不能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之延光三年出為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酺赴擊斬首九百級羌衆幾盡威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屢因災異多所匡正由是權貴共誣酺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杜真等上言訟之事得明釋卒於家著援神鉤命解詁

十二篇初酺之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明帝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有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酺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生十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彬武陵太守彬生奉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大將軍梁冀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

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永建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仄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荊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奉勤設方畧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為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漢立飛燕成帝

肩嗣泯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諸公多薦舉會卒子劭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為烏

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

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瞰人牛羊畧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沉靜有謀必能獎厲

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畧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安

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王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

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王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狃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鼂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殞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

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為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刪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

之人亦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子遺開闢以來莫或滋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行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

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繁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綬綰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廁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網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惟因

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獻帝善之二年詔拜劭為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為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乎時後卒于鄴弟子瑒瑒並以文才稱中

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霍諡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諡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為妄刊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諡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諡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竅隆醜美之形至於

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謂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寃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判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

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寃謗無徵所不得理是為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下應天下幸甚商高諫才志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

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違牾譖與尚書令尹勲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及冀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為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雋安定太守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為廷

掾范丹為功曹濮陽潛為主簿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以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在事二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為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

守徵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  
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  
無為上故天以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禮則  
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  
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  
與之對博上下媢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  
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  
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  
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  
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  
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  
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人同  
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  
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  
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  
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

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  
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  
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  
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  
熙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  
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卒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  
徐璆字孟玉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邊  
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  
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執放濫賊罪數億璆臨當之部  
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璆璆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  
太后怒遽徵忠為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璆到州舉奏忠  
贓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  
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贓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  
元年與中郎將朱雋擊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璆與  
諸閹官構造無端璆遂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  
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遷許以

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袁術所劫授璆以上公之位璆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溫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為丞相操以相印讓璆璆不敢當卒於官

王充字仲壬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

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彪性  
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  
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  
居教授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  
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  
絕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  
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為從  
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

肅宗時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  
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  
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  
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  
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益蘊憤乃隱居  
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  
潜夫論其指計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

其五篇云爾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  
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  
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  
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  
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  
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  
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  
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

行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  
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  
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  
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  
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  
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  
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  
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

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  
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  
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  
生癰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  
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  
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烏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  
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  
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

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  
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  
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  
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兆  
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  
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  
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游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  
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則

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  
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  
則民安得不飢寒饑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  
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  
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  
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主之  
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

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游博持掩為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以禦寇盜內不足以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婆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

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繪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縻折金絲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纓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絺革烏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

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簫中女布屏象珠玉虎兕璫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美轉相誇咤其嫁娶者車駟數里綬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耻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畧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為棺葛采為絨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

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枕槨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檣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夫檣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汴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世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死有

棺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陽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鏤玉匣櫬梓梗柶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鄣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為非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不臣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實貢篇曰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

羽毛畧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良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

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

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勅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寬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蓄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餽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

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情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昧不撓故無恩於吏行昧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更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執得無屈乎縣丞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

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延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

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